

长江文艺出版社
CHANGJIANGWENYICHUBANSHE

无字的情歌

刘心明

著



无字的情歌

刘心明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字的情歌/刘心明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6

ISBN 7-5354-2819-3

I.无…

II.刘……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7547 号

责任编辑:吴高余 责任校对:陈惠风

封面设计:贺凯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1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峰迪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375 插页:2

版次: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50 千字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刘心明，男，大学文化程度，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历任湖北某县文化局办公室主任、县委办公室科长、县委党史办公室主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明办主任，还当过多年的乡镇党委书记，现为湖北某县民政党总支部书记。著有短篇小说五十余篇，中篇小说十部，长篇小说三部，其中长篇小说《八品乡官》、《小街故事》曾引起广泛关注，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等首都各大新闻媒体曾作了大量报道，《八品乡官》连续四次印刷，最近被中央电视台改编成二十集电视连续剧，作者本人被评论家称为“乡官”作家。

民以食为天 政以民为本

——题记

序一

无字碑前的颂歌

於可训

记得是在2000年的秋天，我在《文艺报》上看到了一条消息，报道有位来自基层的乡镇干部，写出了一本反映乡镇干部生活的长篇小说《八品乡官》，因为涉及到乡镇题材，与基层政权建设有关，是民政系统的生活范围，所以就注意了一下。后来又听说这本书要被中央电视台搬上荧屏，作者刘心明被评论家定位为“乡官”作家，就更引起了我的关注。前几天，湖北省民政厅的领导同志给我带来一摞书稿，说这是一本关于民政题材的长篇小说，就是那个“乡官”作家最近写的，而且作者三年前就调到了我们的一个基层民政局工作，要求我为之作序。民政人写民政人，有点意思，于是我就有了兴趣，利用工作之余，读完了这本近三十万字的长篇。

书中描写的人物是我们千千万万个民政干部所熟悉的，那一幕幕生动的场景让人感慨万千。为了救灾，天上下着倾盆大雨，陡峭不平的山路上，几个年轻人为灾情而奔走，山乡农户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为了查看旱情，步行千余华里，小伙子脚上打了血泡，还要受到领导的责难；为了勘界，呕心沥血，被不明真相的

群众打伤，还要受到撤职的处分；为了收容社会盲流，去请叫化子吃饭，私人掏钱请车送人；为了访贫问苦，凑足下乡的车费，卖报纸、卖废品，吃方便面，喝山泉水；为了换得老百姓对民政工作的理解，书中的主人公被一位农民打了耳光，竟在地上长跪不起，祈求他们的原谅；为了那一片纯净的无私之心，三个月没发工资的民政干部，竟不动一分救灾款……爱人下岗，子女无处就业，摆摊谋取生活……

这些平常得再也不能平常的事情，为所有的民政干部司空见惯，都是我们的民政人做了不知多少遍的寻常小事，经过作者充满激情地渲染，精彩入微的描写，极有限度的夸张，变得是那样的感人肺腑，那样的多姿多彩，那样的生动传神！写出了民政人的高尚情操；道出了民政人的敦厚朴实；说出了民政人心中要说的话！

我应该要说些什么呢？

应该像书中主人公那样，一身正气，勇于向邪恶势力挑战。为了一个小小的工程，主人公不惜以自己的政治前途作代价，愤然怒斥！虽然没有阻止住事态的发展，但从中可以看到民政人的赤胆忠心，看到民政人的无私无畏，看到民政人的敬业之心！

应该像书中的主人公那样，为民请命，永远与人民群众心连心。一场大雪，压垮了一幢民房，一死一伤。在一片废墟上，可怜的七十六岁的老婆婆，还有在床上躺着受伤生了蛆的儿子和喊饿了七岁的幼童，一口生了锈的铁锅，就是这家人的全部家当，他们是多么需要我们的干部去关心，去照应，然而没有人去问一声，其状真是惨不忍睹啊！有些干部视民众为草芥，竟把民政局给这家人的救命钱拿来私分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这些主人公，掏出身上仅有的一点生活费，帮助这家人，并为之重建家园，为婆婆流下了同情的眼泪，真是感人至深哪！

应该像书中的主人公那样，保持传统，先天下之忧而忧。基

层民政工作十分艰辛，就像书中所感慨的那样，“民政只有社会责任的义务，少有社会分工的权力”，基层民政局只有一项收费，就是结婚证的工本费，没有创收的门路，没有收费养人，只有付出，没有索取，这就是民政工作的真实写照。几个月没发工资，领导班子“九个人坐一台破车”，军休干部的药费没地方报销等等，条件的艰苦，并没有吓倒这些主人公，他们“勒紧裤带，抹一把头上的汗水”，又继续为老百姓工作，这就是民政人的传统。

主人公的豪情，主人公的悲壮，主人公的一举手、一投足，都被作者精致的雕描而显现出人物栩栩如生的个性，其语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故事也十分精彩，有较强的可读性，这与作者深入地体验生活是分不开的。

一部行业性文艺作品，能够有这么强烈的感染力，说明它的价值已经超越了民政系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在全党学习“三个代表”进一步深入的时候，以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角度来看，这部作品更有它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必须指出，这部作品有些观点过于偏颇，有些人物形象欠丰满，有些语言也不够精炼，但毕竟它是全国民政系统第一部由民政干部创作的、同时又是反映民政干部生活的长篇小说，不能求全责备。

作者曾经当过多年的乡镇党委书记，现在又在基层民政局担任领导工作，丰富的社会生活是他创作的源泉，希望他更多更深地体验各个层面的生活，写出更优秀的、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我们期望着。

2004年4月29日
（作者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二

民政人的慷慨悲歌

——读刘心明的长篇小说《无字的情歌》

樊晓星

这是一部描写基层民政干部忍辱负重、艰苦奋斗，当好转型期社会的“维持会长”的力作；这也是一部了解当今农村复杂社会矛盾以及乡镇、地县政治问题的生动教科书。小说中主人公有这么两段话：“在所有的部门中，只有民政局同群众的联系最为密切，各个层面，千丝万缕，因此责任重大”，“仅民政这个口子涉及到的法律、条例、条规就七十多个，一百多项工作，人称民政局是小政府，不管部”。这两段话，使全篇赋有了某种“典型”意味：小说中的鸠鵒县，集中了当今社会的种种矛盾：干群之间的尖锐矛盾，官场上复杂的权力斗争以及贪官与清官之间的斗争，百姓中由于分配不公、社会风气不正、家族纠纷等等问题产生的过激行为，加上由于经济不发达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这一切，使有良心、有责任感的基层民政干部在工作中付出的艰苦努力常常得不到应有的理解。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任劳任怨、流血流泪，他们的委屈和迷惘才更加具有感天动地的巨大力量。

因此，这也是一部为民政人的奋斗作证，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佳作。

小说着力刻画了主人公周若谷的感人形象。他当过九年的乡镇党委书记，饱尝了基层工作的酸辛。“乡镇的工作太苦太累也不讨好，对下要哄，对上要拍，吃肉喝酒牵猪拉牛铲谷，工资兑不了现，企业的水数字报得太多，农民上访，群众闹事，社会治安，计划生育，财贸税收，一大堆听着让人头皮发麻的字眼……”回城后当县民政局党委书记，又面对着人员超编、资金短缺，上级压力大、下面问题多的局面，还有上司的掣肘、妻子的叹息、朋友的揶揄。一切都沉重如磐。周若谷为此有牢骚，也骂人，他甚至敢于顶撞因为他刚直不阿而给他小鞋穿的上司；另一方面，为了应付检查，他也不得不做些拆东墙补西墙，求朋友、下级帮忙的无奈之事。他既可以在关键时刻冲锋陷阵，为制止社会冲突而不惜流血，甚至也可以在百姓把他当“替罪羊”，逼他下跪，下级因为误解当面骂他、用烟灰缸砸他时甘愿当百姓和下级的“出气筒”。他因此而不同于焦裕禄那样的近乎“完人”的干部形象。他有魄力，有才干，有时顶天立地，有时能屈能伸；既敢为坚持原则而得罪上司和朋友，并且丢了“乌纱帽”，又不得不为了筹钱应付火烧眉毛的任务而玩一些小花招（包括与富婆蓝月亮的虚假调情）……在这些性格矛盾的深处，凝聚了作家对当“维持会长”的难处的理解，也浸透了作家对转型期社会中正直人格在复杂矛盾中苦苦支撑的无奈体验。于是，我们发现了刘心明笔下的“正直乡官”（从《八品乡官》中的郑北扬到这本书中的周若谷）的独特审美品格：他们因为正直而心力交瘁，因为无奈而左右为难。他们似乎不如焦裕禄那么崇高，但他们又绝不似那些热衷于争权夺利、鱼肉百姓的贪官（这样的贪官形象在当今文坛上可谓多矣）。他们也许正好是当今普通干部队伍中相当一部分人的代表，正是他们以自己不为人知的奉献和牺牲支

撑起了基层的天地，以自己的窝囊与迷惘呼唤着社会的良知。因此，如果说作家有意在为这些基层干部谱写一曲理解的赞歌，那么，这曲赞歌的格调也是苍凉与忧伤的。

围绕着周若谷的奋斗与苦闷，作家还常常以遒劲的笔触勾勒了当今乡村的一幕幕景观：从争买彩票的狂热到集体械斗的疯狂，从下岗工人的贫苦家境到灾民的可怜遭遇。而这一切，又与小说中对于官场不正之风的揭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局长们当中流行的“名言”——“要致富，盘干部”，“当领导，没有巧，只要建设搞得好”（在搞建设中吃回扣）到“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这样的顺口溜，从上司关于“光靠老老实实地做工作还不行，还得想办法争取更多的资金”的经验之谈到“顺我则昌，逆我则亡”的无情法则，都令人难忘。正是这样的描写，深化了小说的社会容量，也为周若谷的奋斗与苦闷定下了悲凉的基调。这样，在周若谷的苦闷、老百姓的艰难和贪官的无耻之间，便凸现出了作家深刻的忧患。而这，也正是我在读这部小说时眼前老是浮现出那位因为向国家总理上书，为老百姓请命而最后丢了“乌纱帽”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的形象的原因所在。什么时候，这一切才会成为历史？

显然，光靠民政干部的良心与维持，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复杂的社会矛盾的。……（作者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4年5月10日

第一章

天刚黑，周若谷就来到了天源大酒店的一楼酒吧。寻一张空桌，重重地坐了下来，他点燃一支烟，看着空荡荡的大厅，多少有点茫然的目光，在门口处扫视着。酒吧的客人不多，大概时间还早。他在等一个人，这个人绝对说不上上了档次的那种头面人物，只是一位叫柱子的开麻木（湖北土话，即机动三轮车）的人而已，他是周若谷儿时的朋友，虽然没有桃园结义，但也和亲兄弟差不多。

柱子那时没爹没妈，五岁就被送到了福利院，小家伙挺聪明，大大的眼睛很逗人，他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爸爸妈妈，也不知道为什么被送到这个陌生的地方。于是，柱子叫福利院的所有男人为爸爸，所有女人为妈妈。

周若谷比柱子大了两岁，他家离福利院不远，经常跑来同柱子到巴水中玩水、挖沙。有一次他们在河里洗冷水澡，被周若谷的老娘发现，将两个小把戏拉到岸上一顿好打，从此就再也不敢玩水了，但两人的交情与日俱增。周若谷斯文，柱子开朗，一个怕见生人，一个野性十足。后来周若谷先上学，柱子后上学。周若谷从小学一直上到大学，而柱子初中毕业后，就被一家工厂招去当了学徒工。再后来，尽管二人天各一方，但始终没有断过联系。周若谷读大学回家，总是同柱子在一起睡觉，参加工作后，

柱子也是周若谷家的常客。

此时此地，周若谷期盼柱子的心情就像在等待久别的情人但又很可能失约那样焦灼不安。一位服务小姐面带微笑，风情万种地向他走来，他都不知道。“请问先生要点什么？”周若谷用一种捉摸不透的眼神望了一眼站在身边的这位漂亮的、带有一点超凡脱俗气质的女人，不置可否地一笑，说道：“谢谢，来点绿茶。”小姐反盯着周若谷，似乎早就认识，但又不敢肯定，她扬了扬手，一位侍应生，将一杯清茶极规范地递到他的手上。

小姐对周若谷轻轻地说道：“先生，我叫蓝月亮，我们这儿的服务项目多的是，二楼有包间，有大的也有小的，里面都有大沙发，又软和又宽大。最近从安江市来了一批小姐，可漂亮了，要身段有身段，要模样有模样，大众收费，五星级的享受。要不要一个？”周若谷觉得心境不佳，似恼非恼地对她说：“不就是一群鸡吗？你留着自己的老板吃吧。要煎要炒要爆随你的便，我是不吃鸡的人。”

蓝月亮一脸讥笑，“土包子一个。”说完耸耸肩，款款地走了，就像全世界只有她才是洋包子似的。酒吧的人渐渐多了起来，隔壁的大舞厅，早已是人满为患，乐队开始奏起了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一位穿着超短裙的女子，模仿着俄罗斯国家歌舞团的看家戏的步子，左右旋转，差一点摔倒在台上，引起人们的一阵哂笑。而这边的酒吧，却显得清静了许多，清静得有点阴沉。这种酒吧除了不蹦的，什么都干，在这座山城也算是独此一家，装修虽然豪华，但格调不高，可人们都愿意来光顾，主要是因为这儿的老板是香港人，公安局一般不查，嫖客和妓女们可以大胆地进行交易，所以酒吧的生意一直很好。

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小雨点，淅淅沥沥地，不痛不痒地，伴着二月的春风从窗外吹进来，周若谷觉得有点凉意，他看了看表快九点了，“这家伙还没来，是不是又钻到哪儿快活去

了？”他嘟囔道。但一想，不会，柱子是不会骗他的，他心里有数。他同柱子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感情，如果要下油锅，只要周若谷“嗯”一声，柱子绝会说半个不字，就会往下跳。

使周若谷心情焦躁的原因是关系到他后半生的归宿问题。这位虚岁刚好四十的中年人，身材伟岸，仪表堂堂，颇有大家风范。他父亲有一身好功夫，他也跟着学了几套，对付三五个人没问题。他经常到山上练功，所以他有一个好身体。九年前，他从市委机关下乡，在大别山镇干了九年的党委书记，年前从一线调回城，目前待业。这段时间是最令人心烦的时候。同他一起回城的一共有五位书记，听柱子说，他们都在活动，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大塘乡的老张一次送了三万，据说要到交通局当局长。新铺的老李一次送了两万，要到土地局当局长。前河的老刘开展夫人外交，一直老缠在分管干部的副书记章其洋那儿，基本是他家的保姆，洗衣、抹地、倒尿盆子的事都包了，还陪章夫人打麻将，斗地主，成百上千地输。据说也有个好地方可去。另两位听说要交流到外县市当常委副县长副市长什么的，就是没听说周若谷要到哪儿去。他能到哪儿去呢？柱子说你有可能到卫生局，因为你是文人，或者去教委，周若谷说他不信，他没上供，不会有好位子。

乡镇的工作太苦太累也不讨好，对下要哄，对上要拍，吃肉喝酒牵猪拉牛铲谷，工资兑不了现，企业的水数字报得太多，农民上访，群众闹事，社会治安，计划生育，财贸税收，一大堆听着让人头皮发麻的字眼在周若谷的脑海中反复出现，他至今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下子干了九年，是怎么过来的，他心里还感到后怕。好不容易回城了，但去向呢？只有天知道。

他是快要过年时回来的，一到家，老婆芳儿就发脾气，她前年从市政府招待所下岗了，因为那儿只要十八岁的姑娘，不要半老徐娘。她对现任政府办公室主任胡进有意见，她说这狗娘养

的。他不也是党委书记上来的吗，来开的第一个就是你周若谷的老婆，亏你们还是老朋友。你一句话都不说，屁都不放一个。还说：“你这人呀，就是认死理，叫你到贡书记那里去走走，你就是不去，你说你有你的人格，领导不都是爱钱的，你看人家一个个地都上去了，论资格，论水平，论能力你哪一点比别人差？章书记那儿你也不去，你说你看不起那个人，那人太贪，迟早不会有好下场。你四面八方瞧一瞧，现在人家人还没回，位子早就安好了，你等着到文联当主席去吧，三个人去年的工资不知道在哪儿，要车没车，要钱没钱。今后儿子就业怎么办？你到底去不去？”柱子也来凑热闹，鼓着嘴说：“周哥呀，你不要想不开，还是要去的，没钱？我给你一千，我这钱干净，是我开麻木，一分一分地积起来的，菩萨会知道我们的钱来之不易，说不定有个好结局。”柱子说完就从贴身衬衣中掏出带有体温的一沓钞票，尽是零票，芳儿说要换成整的，那样才好看。

在下乡之前，周若谷是住在市委大院的，现在仍然住在这里。到领导家只是举步之劳，一把手贡书记就住在他们一栋楼的边上不到十米的距离。

周若谷拗不过两人的左劝右哄，同芳儿一道，钱由芳儿带着，又加了一千，用信封装好。芳儿说，我们这点钱少了吧，周若谷说足够了，不要让领导犯错误，这只是个意思，表示我们的诚意，不说明其他问题。芳儿说，送的人肯定多，他们如果不知道这钱是谁送的不就白送了吗？周若谷一想，有这个可能，他说那你就在信封的角上写一个周字吧，好在乡镇党委书记中再没有第二个姓周的。

他们心怀鬼胎，磨磨蹭蹭地花了十几分钟，走到章书记门口，周若谷要芳儿敲门，芳儿要他敲，争了几句，还是芳儿按了门铃。开门的是章书记的小保姆，说章书记在客厅。芳儿满脸堆笑，小心翼翼地换了鞋，因为是熟人，章书记和夫人也笑着说你

们可是稀客呀，是什么风儿把你们吹来了？芳儿在前，周若谷在后，芳儿胆子大，说我们是来看一看，玩一玩，问领导的安！一进客厅，里面坐了好几拨人，都认识，不外乎是局长，书记，主任什么的官儿。见周若谷夫妇来了，心照不宣地点点头，相互打着招呼，有说有笑。大家让了座，周若谷一脸讪笑，觉得十分难堪，好像人家都知道他们是来送礼的，而且还知道芳儿口袋那里面揣的是两千块钱。说起周若谷可是见过大场面的人了，在万人大会上，他可以口若悬河，气度恢宏，洋洋洒洒地讲半天不要稿子，可在章书记这儿他反而觉得口笨舌拙，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对乡镇回来的党委书记，章书记比对局长们要客气得多，因为这些人是在一线卖命的。他托着下巴，闪着深色的大眼睛，像要洞穿一切地看着周若谷，周若谷越发觉得手心冒汗，脚板发热，心底发虚。

章书记笑着说：“回来有一段时间了吧？平时忙惯了，一下子闲下来有些难受了吧？”他的声音和蔼可亲，就像达赖喇嘛对虔诚信徒摸顶那样居高临下，但让被摸者感觉到了一种巨大的幸福。虽然他比周若谷只大了三岁，也同是乡镇党委书记出身。但周若谷觉得章书记在自己心中的形象是那样的高大无比，而自己似乎变得虚伪渺小。他平时那种孤傲不驯的性格，在这里也变得圆润世故。他说：“我们这些人在乡下的时间多，很少来看望领导，请领导原谅！”章书记大度而宽容地说：“没事，没事，你的工作搞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比来看我强一千倍。”芳儿拉着章夫人的手，对章书记说：“章书记啊，我同嫂子到里间去说说女人的话儿，您不反对吧？”章书记摆摆手说，去吧去吧。芳儿和章夫人手拉着手真的到里间去了。这时的周若谷顿时觉得有一种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感觉。章书记看着周若谷说：“九年了，不容易啊，好好休息一段时间，补一补，明天叫我的车把你送到山上去转一转，城里去玩一玩。至于你到什么地方，

组织上会考虑的，不要着急，慢慢来。”

周若谷觉得无话可说，只是一个劲地点头，不用，不用，我看看书就行了，谢谢书记的关心，我心领了。这时，芳儿从里间笑眯眯地和章夫人走了出来，对周若谷使了个眼色，周若谷心领神会，站起来，诚惶诚恐地说，打扰了，过几天我再来看书记和嫂子，章书记和夫人说，再玩一会儿吧，周若谷说，不了，已经够麻烦了。我们走。听说周若谷要走，在座的本市名流们都起身说，我们也走了，大家相跟着出了章书记的家门。章书记微微前倾了一下身子，一招手说，不送了，大家有空再来玩。

从章书记家出来后，周若谷衬衣差不多都汗湿了，他说，早知如此，说什么我也不来了，芳儿说，送出去了，章夫人说得很好，你放心吧，一定有个好位子，幸亏上了门，不然可要吃大亏了。周若谷一阵苦笑，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我这人是怎么了，是怎么了？

一到家，柱子等在家里，一连声地问，情况怎么样？周若谷说不怎么样，芳儿喜笑颜开，说成了，成了，这下我们可放心了。周若谷说，别高兴得太早，我心里有数，好茶都留给别人了，就等着喝白开水吧。芳儿白了一眼周若谷，你尽说丧气话，说点好听的。

柱子担心地说：“管干部的那里去了，一把手贡书记那里不去，恐怕不行，这也是关键中的关键人物，要不，再搞点钱送去？”周若谷说，不行不行，贡书记年纪又轻，他是从省直机关的一个处长的位子上上下派到鸠鹄的，是跨世纪的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是省委书记的料子，他哪里敢收钱？大家一想有道理，不送钱又能送什么呢？贡书记既不抽烟又不喝酒，既不打麻将又不斗地主，三个人冥思苦想，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让贡书记上钩。经过不下两个小时的讨论，似乎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忽然，柱子一拍大腿说，有了，有了！芳儿急忙问，快说有什么